【齐风鲁韵】

齐鲁同此『厚道』

□高金国

山东人厚道。如果分开来说，齐鲁是两种不同的厚道：齐的厚道，在于包容；鲁的厚道，在于利他。

从治国方略来讲，齐国比较开放，重视经济，爱搞“绩效考核”；鲁国相对保守，重视秩序，考核指标以血缘关系为第一标准。琢磨琢磨，两者是不是很“对立”？就好比一家是老牌大企业，一家是小型私企，完全不一个路子。

可这“哥俩”咋就融合得这么好，形成了对立统一的“齐鲁文化”了呢？如果有一条线把两者“串”起来，大概就是厚道吧。

怎么定义“厚道”？除了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还要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。

鲁的厚道，大约源于周公。周武王死后，成王年幼，叔叔周公（周武王的弟弟）代行政事，功勋卓著，最终却没有夺取天子之位，而是在侄子成年后还政成王。这就是“利他”，心甘情愿为他人做嫁衣裳。

王侯如此，普通人也如此。《说苑疏证》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——

有一年，齐国攻打鲁国，看见一鲁国女子带着两个孩子在路上走。两个孩子，一大一小。最初，女子抱着小的，牵着大的；大军靠近，女子却把小的放下，把大孩子抱了起来。

这种“反常现象”，让齐军甚为惊讶。有人就问怎么回事。女子回答：“大者，妾夫兄之子；小者，妾之子。夫兄子，公义也；妾之子，私爱也。宁济公而废私耶。”

原来大的不是儿子，是侄子，小的才是她儿子。正常情况下，她抱着小的、牵着大的；一旦出现危险，赶快把大的抱起来，先保护大的。保护侄子属于“公义”，保护儿子则属于“私爱”。

齐国将领一听，十分感慨：“鲁未可攻也。匹夫之义尚如此，何况朝廷之臣乎？”鲁国不能打啊，小小老百姓都如此，何况朝廷大臣呢？于是撤军。

从利己主义者的角度来讲，利他就是“傻”。自己的孩子不管，先抱着别人的孩子跑，不“傻”吗？至于周公，在通过政变上台的隋文帝、宋太祖、明成祖诸位眼中，又岂能不“傻”？如果齐国文化中有太多利己思想，一定会和鲁国“水火不相容”的。

偏偏齐人包容。包容的本质，就是“灵活一点的厚道”，您说是不？结果，这两种源头并不相同的文化就完美融合了。

两千多年的历史中，到底是鲁影响了齐，还是齐涵养了鲁，这事儿真搞不清了。但至少，这“哥俩”一旦发起愤来，那是谁也挡不住的。正如孔子所说：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这“哥俩”只要积极进取、变革图强，就能达到传说中的“道”了。

而“道”，在中国文化中，那可是难以企及的大境界啊！

【行走齐鲁】

苏雪林避暑青岛游崂山

□赵近云

一九三五年夏，作家苏雪林到青岛避暑，住在福山路二号。其间，苏雪林以两天时间专程游览了崂山，并创作《崂山二日游》，详细记述了游崂山的见闻经历。

苏雪林在文章开头即点明她游崂山之故，即虽玩过了青岛市区的几座山，但皆不高大；因“对着浴日吞天，波澜壮阔的大海，却看不到那巍峨峻峭，高矗云霄的大山，心理上得不着平衡，当然常有不能满足之感”。

游崂山之志既决，苏雪林遂于八月十八日，搭乘中国旅行社的汽车，“由中山路出发，经过胶州、热河、辽宁、威海各路，穿市区，过乡村，蜿蜒曲折前进，”终于钻进一个云深林密，峭壁夹道的境界。

汽车止于柳树台，便易轿而行，首站即到北九水。北九水奇丽的风光被苏雪林摄入笔底：一道源自白沙河的流泉，带着深山的冷翠，风林的凄咽，曲折流到我们停车之处，扩张成一条幽涧，约有三四尺深，两丈来阔，涧水颜色，普通多为缥碧，能够绿到像鸭头上的绒毛，便算最美丽的了。这条涧的水色却是鲜艳的澄蓝，映日闪光如宝石。疑是谁家打翻靛缸；又疑太平洋与印度洋最深处之水，误流一湾于此。

在北九水附近有蔚竹庵、滑溜口、棋盘口、双石屋诸胜，均无法去看。

由北九水向北走，“沿途十几里的风景，可谓萃崂山的精华”。苏雪林“发现崂山的特点在石，可谓‘以石胜’”。在文中留下了这些殊形诡貌的石头的情状：“有如枯株者，有如香菌者，有如磨石者，有如栲栳者，有如盆碗者，有如覆釜者，有如井阑者，有三五拈刺如解锋之笋者，有含苞吐蕊如妙莲欲放者；有卓立若宝塔者，有亭亭如高阁者，有翼然如危亭者，有奋翼欲飞如金翅鸟者，有负重轻趋若渡河之香象者，有作势相向如将斗之牛者，有首尾相衔，如牧归之羊群者……”穷形尽相，极意描摹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在王哥庄，苏雪林正好赶上村里演戏，因得以凑热闹。但在她看来“北方农村的戏比我们江南竟差得这么远”。

王哥庄的东南有白云洞道观，“北面崇山，东临大海，形势非常优胜”。然而白云洞殊无足观：“升上几层石阶，进了一座山门，见大石二互相支撑，另一石平覆其上，其下略加人工的疏凿，成洞状，设立祭坛，便成一寺风景的主要点。”白云洞虽名不副实，但“洞口银杏二株，实为罕见之物。二树皆大可数抱，横柯四覆，把天空都染绿了。枝头结实累累，香如檀麝，剖食其仁，亦颇鲜美”。

由白云洞乘轿下山，乃至明霞洞。文章中直接记明霞洞的文字不多，兹抄录于此：“……据旧志，此道院始建于金大定二年，历史既比较久长，它的规制较之那简陋可怜的白云洞自不可同日而语。……也还有几楹很像样的殿宇。不过规模都很小。有一殿，高不过丈许，广亦不过二丈，髹漆甚精，墙壁图案带有北平风味，内供玉皇大帝像……”

苏雪林幼时读《聊斋》中的《香玉》故事，知其在崂山道观中，且那作为故事背景的银杏、耐冬和牡丹等，让她印象难忘。加之其女高师同学也再三告她，《香玉》故事系在上清，因之她不能不去一看。及游上清宫，虽也见到了“银杏数株，及耐冬、牡丹等”；但事后偶阅《聊斋》，才知“香玉故事实出太清宫”。因此，她不无自嘲道：“以为必不误者反误，以为机会必不可失者反失，未免太可恼可笑了。”

返回市区的途中，苏雪林注意到“山中居民吃的是苞谷山芋，烧的是松枝，住的是石屋。营养不足，生活又如此简陋，体格都异常瘦小……山民担水用的，也非水桶，而是两个粗陶制的大瓮……”这不由得让她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崂山与青岛相去不过百余里，文化程度竟相差五六十个世纪，又不能不使我暗暗称奇。”

“一路经过登窑、湛沙等村，田垄弥望，而以所种大麦山芋为多。”“登窑一带又为青岛果木区，梨树连绵十余里，每树结实达数百颗，几乎压树欲倒。向乡人购买，一角钱竟得三四十枚，唯距成熟期尚早，酸涩不可口……”

总结崂山之行，苏雪林说“看着这霓光虹彩的近代都市，回忆山中宛然洪荒时代的景象，真有恍如隔世之感”。

编辑：向平　美编：陈明丽